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呼全傳

第十回 龐丞相乘機進剿 包文正奉旨入覲

威風凜凜似秋霜，將勇兵強氣宇昂。 旌旗招展眩人目，寶劍光騰映夕陽。

話說龐太師領兵追趕呼家，不覺長安已經不遠，只看見地廣人稀，一片荒涼，心想：且在此安營下寨，然後進兵，怕他再逃到那裡去？太師一聲吩咐，這五營四哨的兵將，各各聽令安營，卻是：

將在謀而不在勇，兵在精而不在多。

閒話休題。且說包文正告病回裡，不覺已是一年，目下可雲康泰，閒居瀟灑，勝似陸地神仙。包公正在自歎，不道朝廷差了杜衍，特召包公進京。包公接旨已畢，見了杜衍，說道：「弟自告病歸裡，叨庇得痊，原思身不列朝，作一山林野老，以娛此生，誰想又蒙聖恩特召，並勞杜兄遠涉。」杜衍道：「包大人，朝廷眷顧，固班中少了輔弼，特召大人佐理國政。」包公道：「杜部兄，弟久離仕班，恐失規儀，況目下朝廷，聞說要龐妃、龐集主政，只怕我輩出來不合時宜，請年兄寬坐片時，待弟寫一個謝恩本章，懇年兄代奏。」杜衍道：「包大人，豈不聞《四書》上兩句，說道：『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』。況且王諫議，呂通政輩與我一同酌議，必得大人列班，還可整頓規儀。」包公道：「既然諸公倚重小弟，敢不共事。如此，就起身罷。」

包杜兩人即日起程，不覺已到京都。到了來日五更時分，殿上靜鞭三响，皇帝御座，只見：

九天閭闔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。

那包公匍伏金階，奏道：「臣包拯啟奏陛下，臣病請歸故上，幸叨皇上福庇，今獲無恙，臣正來京謝聖，值杜衍奉命敕召，臣不勝依切。」仁宗道：「朕臨朝治政之際，廷臣總未能如卿之明敏，故命杜衍敕召卿來，入閣辦事，兼司九卿監察，惟卿職守，毋負朕恩。欽哉，故敕。」包公謝恩退出，那王曾、杜衍、朱良左、呂廣一齊見了包公，同至公廡，把朝堂品節規儀，細細酌議了一番，各各散去。卻是：

君王勤政名空在，承露恩綸世已無。

唯有紫苔偏稱意，年年因雨上金鋪。

那包公同各官話別，心中耿耿不舒。自想：龐集如今又領兵往西追捉世子去了，但不知呼家姪兒是否在員外家裡，切不要別了員外尋兄弟，撞著了龐家的追兵，那便壞了。難道呼老將軍的神魂，竟然不默佑那兩個兒子？待老夫一款一款的查實了，慢慢的奏聞。龐集他也惡貫滿盈的了。古云：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；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。況龐家父女兩個，奸惡已極。上天豈不加怒亟誅？我想，冤殺枉死之人不一而足，以致滯魄沉魂，塞滿酆都，其原因皆陽世問官，不能明察，或倚勢冤枉人。須知陽世無屈殺之人，地獄無含冤之鬼。但既為人臣，毋負天之好生，不論臣庶，正直則能為聖為神。我官居輔弼，位列台垣，治事應代天宣化，教育冥頑，罪罰須省刑窮詰，民不呼冤於道路，斷無在死於酆都，一生如此，則仰不愧天，俯不作地，死後可見天地神明。

包公正在追思，忽有家將到來，說道：「王員外有事。請包大人一會。」包公聽了員外的事，當即啟奏：「乞暫假十日。」仁宗見本，批：「准假十日。」

包公飛馬趕去，到了王員外門首，家人即忙通報，員外同呼公子迎接包公，來到書房裡邊，員外道：「賢婿先來叩謝了恩人。」包公聽員外叫呼公子「賢婿」，包公道：「難得員外盛情，把小姐配了呼家大姪，恰是門戶相當。目下呼家賢姪不過難中貧窮，承員外不棄，結了締盟。」隨後又對呼公子道：「賢姪，你先拜謝了令岳。」大家謙遜，只得一齊跪拜，起來，分賓主坐下。

包公道：「老夫回欽召赴京，不得奉辭，故呼賢姪聘娶貴千金，卻是老夫不知，失了個禮。」員外道：「包大人，我們都是通家世好，不敢費心。」守勇道：「大人之恩，銘感五內。但差尊使到京，不知可有回音否？」包公道：「不要說起，都道你先生生前受到了屈殺，死後更慘；那屍骸又倒葬在獄丘墳內，外邊立了一座大石碑，碑上刻的『呼家將之獄墳』，四面差人看守。」守勇聽得包公這般說了，才覺淚如雨下。

包公同員外相勸了一番，守勇聽了，歎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我日後能來祭掃，不要說一座石碑，就有十座，也要推倒他哩！」守勇正在嘮嘮叨叨，忽聽包公的家將來說：「如今龐家又領了三萬人馬，分路追捉，只怕即日有兵馬到王家莊哩。」包公道：「員外，你和翁婚商量，不可耽誤。」包公說了，就別員外回府。正是：

屋漏更遭連日雨，行船又遇打頭風。員外道：「賢婿，事不宜遲，快快與小姐商議。」

那守勇見了小姐，把這番言語告訴了他。那金蓮聽了，心裡猶如刀割一般，說道：「公子，這叫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總是我王金蓮害了公子。」守勇含一包眼淚道：「恩妻，皆卑人累及小姐。」金蓮道：「古云：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。既成了夫婦，那裡講什麼你我。但是公子別去，教我怎能放心。況懷妊三月，男女未卜。」守勇道：「恩妻，卑人去後，倘然生了個男的，取名延慶，待他年長，好教他到新唐國來，便知卑人下落。」守勇說了這話，就別了員外。

小姐含淚道：「公子，但不知新唐在何處。」守勇道：「小姐放心，倘然孩兒想到新唐尋我，則父子相會有日了。當初我曾祖呼延均，因劉王失政，聽信了宇文筠，把我曾祖冤殺，曾祖母遂生我祖呼延贊。那金頭馬氏道我祖必是大器，將如花小姐許配我祖。恰好大宋皇帝征伐劉王，欽召我外祖楊業老將提兵征討。我祖想起父遭宇文筠殺害，此仇未雪，正在想及，那曉楊老將軍已奏聞宋主，我祖乘機投營效力，進兵與劉王大戰。且喜皇天默佑，一戰成功，宋太祖就封他為藩，子孫襲職，就是新唐的馬千歲。今卑人往彼，把受屈未伸的話說了，就好借些人馬到來。翠桃姐，卑人將小姐交托與你，早晚解勸他。若是產生了男兒，你同小姐耐心撫育，等他年紀大了，令他到西番新唐國來，訪尋卑人下落。你的終身，請同小姐商議，切不可為了卑人，反誤了你。」

翠桃道：「公子說那裡話，我與小姐願共生死，公子此去尋弟報仇，別有團圓之日，何出此言？」守勇眼淚汪汪，對著小姐，翠桃一看，含了眼淚，作別出房，又別了員外、安人。此時，小姐、翠桃一齊哭出廳來，守勇硬著頭皮說道：「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來時且暫飛。皇天若不垂青眼，屈殺忠良父子離。」員外，安人也是涕淚如流，說道：「賢婿慢走，還有話說哩。」守勇聽得員外、安人叫喊，回身一望，喊道：「大人不必遠送，小婿拜別了。」守勇就向空四拜。轉身就走。員外急忙走出門來，一看，呀，頭也不回，竟是去了。這教：

花落長川草色青，暮山重疊雨冥冥。

逢春便覺飄蓬苦，今日分飛一涕零。員外呆了一會，來到裡邊。

那曉龐家的兵觀已經圍住莊子，放起轟天大炮，眾軍吶喊搖旗。龐丞相同一班兵將來到王家廳上。員外毫無懼色，聽從搜尋。龐家（的兵）就扭住了王家的小童，細細盤問根由。那小童怕極，只得招出：「呼守勇剛剛逃去了。」丞相道：「綁他起來。」唬得小童魂不附體，說道：「將軍，你給我鬆了綁，招就是了。」丞相道：「快些招了，饒你的命！」那小童道：「將軍，這呼守勇說，尋了他的兄弟，要到什麼新唐國去了。」丞相道：「他到底幾時去的？」小童道：「真正昨日向四首去的。」丞相即傳令，從西路去追，把童兒放了。正是：

鼉魚脫下金鉤釣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

且說呼守勇別了員外，來到牛府，拜見姑媽，說道：「姪婿呼守勇，多蒙姑媽規勸完婚，不料成親半載，令姪女已孕三月，那曉龐奸又請大兵追捉，要來圍困王家莊搜我。姪婿聽包公說了，就別了恩妻，又托翠桃勸解，倘產了男兒，取名延慶；倘能長大成人，也好被他到新唐國來尋我。」姑媽道：「姪婿放心能去，凡事都在老身。」守勇道：「既承姑媽照察，姪婿呼守勇就此拜別」。

那曉牛府家人飛報進廳，說道：「夫人，不好了，外面許多兵馬殺來，說到我家來捉呼家兄弟。我想夫人的姪婿姓呼，不如快快放他躲過才好。那裡曉得今日有此大禍，這教青天裡打霹靂。」牛夫人道：「不必著忙，姪婿你拿了我的生鐵棍子防身，從後門出去，只要隨機應變，就可脫身。」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